

撕破孔子的画皮

批判孔子文集之四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撕破孔子的画皮

批判孔子文集之四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撕破孔子的画皮

批判孔子文集之四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1973年10月第1版 197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5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3105·148 定价0.12元

目 录

撕破孔子反革命两面派的画皮

.....郑州大学大批判组(1)

孔子是“全民教育家”吗?

.....唐晓文(8)

孔子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?

.....杨 宽(20)

学习鲁迅反尊孔斗争的历史经验

.....北京大学 哲 军(34)

试论屈原的尊法反儒思想

.....王运熙 顾易生 李庆甲(43)

撕破孔子反革命两面派的画皮

郑州大学大批判组

两千多年以来，一切反动统治阶级都竭力吹捧孔子。有的吹捧他为“圣人”，有的尊他为“素王”，有的把他抬上了“大成至圣先师”的宝座，甚至标榜成“万世人伦之表”，简直吹得神乎其神。其实，孔子是腐朽的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，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言人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两面派。我们必须剥下他“圣人”的画皮，看看他那副反动奴隶主的代言人的丑恶嘴脸。

一

孔子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，死在公元前四七九年。他所生活的时代，正是春秋末年，我国奴隶制急剧地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、大动荡的时代。当时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发展的桎梏，奴隶主极其残酷的压榨和剥削，引起了奴隶大众的反抗斗争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。在齐国、陈国、卫国以及孔子所生活的鲁国，到处燃起了奴隶们反抗斗争的烈火，给各国奴隶主的反动统治以沉重的打击，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主的黑暗统治。在奴隶反抗奴隶主斗争

的推动下，新兴的地主阶级和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也展开了，特别是郑国、晋国、齐国和鲁国尤为激烈。在阶级斗争的汹涌浪涛的冲击下，奴隶制的堤坝倒塌了，有的奴隶主小国相继灭亡了，如陈国、蔡国；有的则陷入了长期动荡之中，如宋、卫等国；有些国家新兴的地主势力逐步地夺取了政权，如齐国、晋国等。总之，社会在大变革，奴隶主的统治已经到了它的末日。

面对社会的大动荡，奴隶主阶级不甘心他们的灭亡，还要做垂死的挣扎。出身于没落奴隶主家庭的孔子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他顽固地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，疯狂地反对社会的变革，拼命地维护日薄西山的奴隶制统治。孔子一心一意要恢复周朝的奴隶制度，他认为那是奴隶主的黄金时代，他说：“周朝是以夏、商两代为根据发展来的，它的各种制度真是好极了！我是要按照周的各种制度办事的。”（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”）他还提出了一套恢复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：“兴灭国、继绝世、举逸民。”就是要复兴被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，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权力，让那些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出来当政。他把三个奴隶主大贵族当做学习的榜样，他说商朝的三个大贵族微子、箕子和比干是三个大“仁人”，是他的楷模。为了维护奴隶主的反动统治，孔子竭力反对奴隶大众的反抗斗争，恶毒地咒骂奴隶的起义是“犯上作乱”。奴隶主贵族也不断地向孔子请教镇压奴隶的办法，孔子提出“君要象君的样子，臣要象臣的样子，父要象父的样子，子要象子的样子，各尽本分，

不可越位。”（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）这套鬼把戏，妄图扑灭奴隶大众的反抗斗争。孔子还坚决反对新兴地主的夺权斗争，他的一个弟子叫冉求，曾帮助鲁国的季孙氏夺权，孔子恶狠狠地叫嚷说：“非吾徒也。小子鸣鼓而攻之。”号召他的打手们去大张旗鼓地围攻冉求。孔子仇恨新生事物，他反对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即“井田制”的废除，反对新兴地主的铸刑鼎，反对一切社会变革。上述种种不难看出，孔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派，是妄图拉着历史前进的车轮开倒车的小丑，是社会发展的绊脚石。

二

古往今来，一切反动派都惯用反革命两面派伎俩。他们是反动派，手里没有真理，既要做坏事，又想掩饰他们的罪行，到头来必然暴露出一副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嘴脸。孔子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。为了维护反动的奴隶制，他大造反革命舆论，制造混乱，依靠谣言和诡辩，欺骗群众，借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。孔子的反革命两面派行为多极了，仅举以下几个例子予以揭露。

孔子整天讲“仁”，一部《论语》有一百零五处提到“仁”字，胡说什么：“亲亲，为仁也”“汎爱众而亲仁”。把“仁”吹得天花乱坠，说“仁”就是“爱人”，就是爱奴隶主，爱奴隶，爱一切人。其实，压根就不是那么回事。完全是一套骗人的把戏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：

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。至于所谓‘人类之爱’，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，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。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，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，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，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。”实际上孔子的“仁”和“爱”，只包括奴隶主阶级，只包括奴隶主贵族。正是这个孔丘说过：“君子”（指奴隶主）之中，可能有不仁的人；然而“小人”（指奴隶和被奴役的劳动人民）之中却根本不可能有仁人。（“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”）。至于怎样才能得到“仁”呢？孔子说“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”就是说只要奴隶主们都能约束自己，使自己的言行举动都服从周朝以来的奴隶制礼仪，奴隶们也就会规规矩矩地服从统治。这就叫“天下归仁”。谁要是违背了奴隶制度，那就是“大逆不道”，就是最大的不“仁”。谁要是破坏了奴隶制的礼仪，这位满口“仁义道德”的孔老二就要摆出一副凶恶的嘴脸找谁算账。鲁国的新兴地主季孙氏破坏了奴隶制的法规，孔子杀气腾腾地叫嚷：“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。”革新派的少正卯倡导革新，触犯了奴隶制，孔子上台后立即转动杀机，杀死了少正卯，这不充分地暴露出孔子讲“仁”讲“爱”的真实本质吗！

孔子还经常不断地大谈“忠”“信”。说什么做人要是没有信用，不讲实话，那简直就不能做人。（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”）其实，这又是孔子玩弄的骗术。《论语》上记载了一件事：有人告诉孔子说，我那里有一个坦白直率的

人，他父亲偷了别人的羊，他去告发了，这个人算是坦白吧！孔子却说，那怎么能算坦白呢？我说的直率坦白，就是在遇到这种事时，父亲替儿子隐瞒，儿子替父亲包庇，那才算坦白直率呢！从这件事可以反映出孔子的“忠”，“信”和所谓的坦白直率是有强烈的阶级性的，他“忠”“信”于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这条奴隶制的道德规范，而对于劳动人民则完全采用欺骗的办法。

孔子明明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，他却常常装出一副“正人君子”的面孔。他说“君子”（指奴隶主）只懂得“义”，而“小人”（指奴隶）只懂得“利”。他宣扬什么“贫而乐，富而好礼”，标榜“君子”们“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”，俨然象一个不求名，不逐利，生活异常俭朴的人物。实际上他是一个官迷，三个月不做官他就急了，惶惶不可终日。要是国君呼唤他，他顾不得把车驾好，就要立即跑去应召。（“君命召，不俟驾行矣”）他决不是“食无求饱”，而是“食不厌精，脍不厌细”，粮食舂得愈精愈好，鱼和肉切得愈细愈好。他还有几个不吃：食物变了颜色不吃，变得有了气味不吃，烹调不好不吃，不按一定方法割的肉不吃，没有一定的调味的酱醋不吃，……。可见他说的“贫而乐”只是欺骗劳动人民，而那句“富而好礼”才是真谛。也就是说，奴隶主可以按着奴隶制的法规尽情地享受，奴隶大众则“贫而乐”不能去反抗，这真是一副如意算盘呀！

孔子在政治斗争中经常玩弄两面派手法。公元前四八五

年，齐国的新兴势力陈恒杀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，孔子如丧考妣，斋戒三日，并且三次请求鲁哀公出兵打陈恒。当时，鲁哀公正是“泥菩萨过河——自身难保”，那里还敢出兵呢！鲁哀公就叫孔子去告诉鲁国的执政者季孙氏，由于季孙氏也是新兴势力，孔子不敢去，可是他在下面乱捣咕。他要干坏事，自己又不想出头，却在下面玩弄诡计，挑动别人去干，这正是反革命两面派伎俩的大暴露。

孔子在教育上提出过一个口号，叫做“有教无类”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“全民教育”。在阶级社会里侈谈“全民教育”，只能是骗人的鬼话。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教育路线，决没有能够适应“全民”的教育制度。孔子一面高喊“有教无类”，另一方面却叫嚷“奴隶们是只能供驱使、奴役的，决不能让他们知道任何道理”（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），还把奴隶主称做“上智”，称做“生而知之者”，把奴隶诬蔑为“下愚”，是不堪教育的人。孔子曾经说过谁要是送我一些见面礼，送一束（即十条）干肉，我就收他做学生。请看，在奴隶制度下，奴隶大众连人身自由都没有，饭都吃不饱，那里来的十条干肉呢！能送十条干肉的，不正是奴隶主贵族吗？

在日常生活中，孔子的两面派行为暴露得也很充分。鲁国有一个倾向进步力量的人叫阳货，有一天他送给孔子一只火腿。孔子本来是不愿见阳货的，但是这位满口反对“见利而忘义”的孔丘却爱上了这只火腿，怎么办？要是收了礼物必须给人家道谢，那不就碰见阳货了吗。他就玩了一个诡

计，打听阳货不在家时，他去登门道谢，这样既收下了火腿，又可以不见阳货，真算是两全其美了。即此一端，充分暴露出孔子两面派的伪君子面孔。无怪当时就有人揭露他是一个口是心非、两面三刀的人物。

三

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“一切狡猾的人，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，自以为得计，自以为很聪明，其实都是最蠢的，都是没有好结果的。”古今中外的一切反革命两面派都逃脱不了这个历史的辩证法。由他们反动的阶级本性所决定他们必然要耍两面派，然而他们的两面派伎俩愈“高明”，最后暴露得愈充分，失败得也愈加彻底，其结果总是“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”。

两千多年以前的孔子，本来是劳动人民的死敌，却装出一副伪善的面孔，满口漂亮的言辞，而在阴暗的角落里，绞尽了脑汁，施展阴谋诡计，干尽了最肮脏、最卑鄙的勾当，妄图挽回奴隶制的危机，把历史拉向倒退，最终落得个到处碰壁，带着他的花岗岩脑袋去见了周公。

两千多年以后的今天，资产阶级野心家、阴谋家、反革命两面派、叛徒、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，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，复辟资本主义，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，因而又从他们的祖师爷孔老二那里学来了一整套的两面派、玩阴谋耍诡计的反动伎俩。林彪及其死党，两面三刀，当面一套，背

后一套，是一个“语录不离手，万岁不离口，当面说好话，背后下毒手”的反革命阴谋集团。他们是反动派，他们总是要两面派，用假象欺骗党，欺骗人民。但是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日益发展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日益深入人心，林彪反党集团再也隐藏不住了，于是他们跳出来，妄图同无产阶级较量一番，最终暴露出他们那副反革命的狰狞面目，其结局，落得个身败名裂、折戟沉沙，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，成为遗臭万年的叛徒、卖国贼。反革命两面派都是没有好下场的！

（原载《河南日报》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六日）

孔子是“全民教育家”吗？

唐 晓 文

两千年来，反动统治者一直把孔子尊为“万世师表”。五四运动提出了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口号。以后，资产阶级文人学者适应反动统治者的需要，又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反动逆流。他们大肆吹嘘孔子所主张的“有教无类”，是什么不分阶级招收学生，把他打扮成“全民教育家”。混进党内的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少奇、林彪一贯尊孔，解放以后，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，支持和纵容这种谬论，造成极恶劣

的影响。现在我们开展对孔子思想批判的时候，竟还有人认为，孔子的教育思想应当肯定。

孔子果真是什么“全民教育家”吗？

孔子的“有教无类”到底是什么货色？

孔子的教育思想应当肯定吗？

我们必须借助于马克思主义这个望远镜和显微镜来观察这些问题。

孔子施行的是什么样的教育？

孔子生于春秋晚期，正是中国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社会大变动时代。孔子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上，梦想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。他极端仇视当时的社会变革，哀叹“天下无道”、“礼坏乐崩”。他以复辟西周奴隶制度为己任，提出一套以“仁”为中心的反动政治、伦理思想，叫嚷要复兴已被灭亡了的奴隶主贵族国家，让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延续下去，把已经倒台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起来当权，这样，天下的奴隶就会服服贴贴了（“兴灭国，继绝世，举逸民，天下之民归心焉”《论语·尧曰》）。他东奔西跑，周游列国，到处活动，一心想做官，以实现其“复礼”（复兴西周奴隶制的典章制度）的美梦。他还办私塾，招收学生，想把学生培养成为能够恪守“周礼”的“仁人”、“志士”、“君子”、“贤人”，靠他们“学而优则仕”，即读书做官，以复辟西周奴隶制度。可见，孔子的

教育活动是为奴隶主贵族的反动政治服务的。这个反动的政治目的决定了孔子的教育路线，贯串于他的全部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。

为了实现这个反动政治目的，孔子要教什么人呢？能够象有人所说的那样不分阶级招收学生吗？

奴隶社会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是奴隶和奴隶主阶级。要看孔子是否不分阶级招收学生，首先就得看他是否招收那个社会最广大的群众——奴隶。在奴隶制时代，奴隶主根本不把奴隶当人看，奴隶不过是“会说话的工具”，奴隶主可以任意迫害、买卖和杀戮。考古发掘和古代文献都证明，中国古代的奴隶主贵族成百成千地屠杀奴隶来祭祖和殉葬。他们怎么会让奴隶受什么教育呢？事实上，孔子自己也露骨地把奴隶排除在他的教育对象之外。他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出发，把人分成几等：“生而知之”是上等，“学而知之”是次等，“困而学之”又其次；至于奴隶（“民”），那是“困而不学”的下等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明明白白地主张：“上智”和“下愚”是天生不能改变的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，在他看来，天生“下愚”的奴隶是根本不堪造就的。因此，他恶狠狠地叫嚷：奴隶只配叫他们老老实实干活，决不该让他们知道什么道理（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”《论语·泰伯》）。看，这个没落奴隶主贵族敌视奴隶的反动立场是何等鲜明！他的反动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不能不敌视奴隶，不能不主张这种反动的愚民政策。

孔子自我标榜：只要送我一束干肉，我没有不进行教育

的（“自行束脩以上，吾未尝无诲焉。”《论语·述而》），这句话恰恰揭穿了所谓孔子不分阶级招收学生的说法，完全是虚伪的。试问：在一匹马加一束丝就可以换五个奴隶（《鬻鼎》铭文）的社会里，奴隶是可以被买卖的货物，根本没有人身自由，怎能拿得出一束干肉来交学费呢？当然，孔子学生很多，号称“贤人七十，弟子三千”，其中也有一些所谓“穷学生”。例如，有“穷居陋巷”的颜渊，“与父耘瓜，其母亲织”的曾参等等。这也被某些人作为孔子不分阶级招收学生的证据。其实，颜渊祖先十四世仕鲁，都是卿大夫，到他父亲才衰落的。曾参则是被鲁国灭亡了的鄫国太子巫的后裔。可见，这些人都是破落奴隶主贵族出身。他们的“穷”，是相对于奴隶主阶级中的贵族来说的，他们显然还是奴隶主阶级的一分子。企图用此证明孔子招收学生不分阶级，是完全站不住脚的。

孔子的学生中还有一些所谓出身“鄙贱”的人。例如冉雍的父亲是“贱人”，子贡“货殖”等等。也有人把这当作孔子招收学生不分阶级的理由。其实，同样是站不住脚的。在奴隶主贵族看来，只有当官有势的人才是高贵的，其余从事农、工、商业的人，都是卑贱的。孔子曾经自称：“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”。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但是，孔子并不是奴隶，而是出身于没落奴隶主贵族。这里所说的“贱”，就是“不见用”，没有当官的意思，而“鄙事”则是指技艺。所以，冉雍的父亲那个“贱人”，也不过是一个没有官职的人罢了。至于子贡，从《史记》等书上说他是卫国的商人，

“结驷连骑，家累千金”等情况看，显然是一个商业奴隶主。无论如何，这些所谓出身“鄙贱”的人，不可能是奴隶，因为在古代奴隶制社会，奴隶根本没有做“人”的资格，他们往往被称为“民”、“氓”、“甿”、“萌”或“徒”等等，而不被称为“人”。所以，所谓“不择贵贱”云云，最多不过是在奴隶以外的某些阶级、阶层中不分有无官职的人罢了。企图以此证明孔子不分阶级招收学生，也是徒劳的。

从孔子教他的学生学什么，也可以看出他所施行的决不是什么“全民教育”。为了把学生培养成奴隶主贵族的奴才，孔子规定学生们只能学奴隶主贵族那套礼、乐、诗、书等课程，其中尤其注重“周礼”。他以奴隶制典章制度的继承者自命，即所谓“祖述尧舜，宪章（效法）文武”。他认为，学礼是根本，只有先受奴隶制典章制度的系统教育，学习文化知识才有用处。至于生产劳动之类的事，那是根本不必学，也不屑于学的。一次，他的学生樊须（迟）请教如何耕田、种菜，他竟气呼呼地说：“我不如老农！”“我不如老圃！”樊须走后，他还破口大骂：“小人哉！樊须也！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象这样一个反对学生参加生产劳动、敌视劳动人民的反动家伙，竟然会去招收奴隶当学生，岂非咄咄怪事！地主资产阶级把孔子吹得神乎其神，实际上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他既不会做工，又不懂耕田种菜，他那一套“学问”不过是秕糠而已，劳动人民是不买账的。在劳动人民的眼里，孔子不过是一个“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”的蠢家伙、寄

生虫，是根本不配当先生的。

毛主席指出：“一定的文化（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）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，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；而经济是基础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。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、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。”（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）任何时代的教育都是为各该时代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。古今中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、全民的教育。无论从那方面看，孔子的教育活动都是为复辟西周奴隶制度的反动政治服务的，孔子本人是个地地道道奴隶主贵族的忠实奴才。所谓“全民教育家”不过是一些人给孔子披上的一张画皮。

“有教无类”是什么货色？

有人说，孔子主张“有教无类”，就是要“打破阶级界限”教育学生。这是极其荒谬的。

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沿用氏族宗法制度，等级极其森严。不仅各个阶级、阶层界限分明，士农工商，不可使杂处，士之子常为士，农之子常为农，工之子常为工，商之子常为商（《管子·小匡》）；而且统治阶级——奴隶主贵族的等级：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等等，也只能世袭，不得僭越。孔子是“周礼”的忠实卫道士，他对于春秋时代奴隶制等级制度的崩溃，即由于“犯上作乱”所造成的“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”的局面痛心疾首，大声疾呼要维护